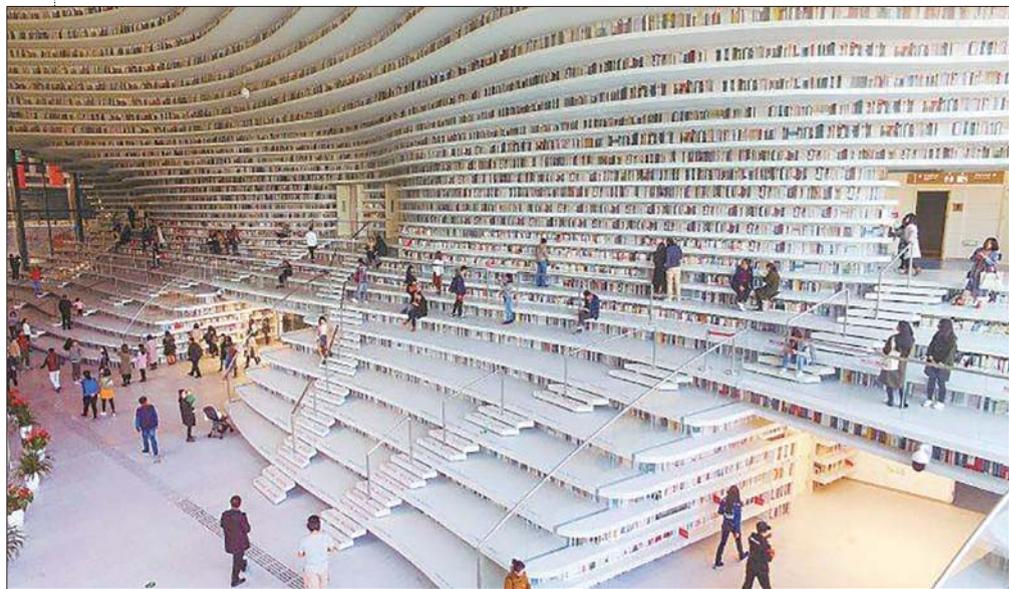


互联网时代,我们是否还需要图书馆?应对数字化的冲击,城市图书馆又该如何“七十二变”,吸引读者?上周六,上海社科院信息研究所研究员王世伟做客大众讲坛。王世伟2005年起担任国际图联大都市委员会常委,连同在上海图书馆做管理工作十五年,考察过不下1000个图书馆。讲座专题之后,本报专访了王世伟研究员,听他谈谈数字化时代图书馆的生存应对之道。



天津滨海新区图书馆因设计新颖成为“网红”

城市教室,传承历史记忆

数字化为这个时代带来诸多冲击,然而在数字图书馆不断发展的同时,在全球各地仍有众多图书馆新建建筑拔地而起,是什么让宏伟的图书馆建筑保持着独有的魅力?

在王世伟看来,图书馆具有精神家园、城市教室的功能。图书馆与其他地方很大的不同在于,它对每个人是平等开放的,不收取费用或者收费很低。有的人需要孤独的思考,有的人需要面对面的交流,不同的人在图书馆中可以满足不同的需求。

图书馆还镌刻着城市的历史记忆,肩负着多元文化的交流职能。王世伟举例,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有上亿件各类文献和文物,包括图书、政府文件、统计资料、博士学位论文、

照片、地图、乐谱、手稿等。上海图书馆则以收藏宋元善本、明清尺牍、地方志、家谱、碑帖、《申报》、旧平装、旧西文、专利、科技报告等文献而闻名海内外。这些城市图书馆在百年的发展历史进程中所积淀起来的文献,折射出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轨迹,成为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

“图书馆不仅是知识交流的地方,还是一个休闲的地方。”王世伟说,有很多图书馆成为一个城市的地标建筑,是旅游的必到之处,像纽约第五大道上的纽约公共图书馆、世界图书馆领域独一无二的卡塔尔国家图书馆,又如天津滨海新区图书馆,一时间成为“网红”,开馆现场就像网红店排队。

互联时代,更重以人为本

如今在kindle上便能随时随地享受阅读,图书馆如何“七十二变”,吸引读者呢?王世伟强调“从读者出发,以人为本”。在城市图书馆公共服务网络布点中,新加坡在市中心最大购物中心义安城内建立了1500平方米的乌节路社区图书馆,在商品流中融入了文化流。这种把图书馆办到闹市商厦的创新之举,促使我们思考如何在商厦、车站、机场、会所、公园等人流量大的地方建立更多的公共文化服务点。

在当代图书馆中,书本阅读和电子阅读已经融合在了一起。2017年3月,浙江图书馆的微信号发布了开通“U书”快借服务的消息。读者可以像“淘宝”一样下单借书,网站以最快的速度送书到家,所有的费用都由浙图买单,

读者是免费的。浙江也成为全国首个在省域范围内,开展“你选书我买单”公共图书服务的省份。

王世伟分析,如今是“屏一代”的天下,年轻人喜欢多元、随意、自由的阅读方式,那么图书馆就可以通过“屏”来吸引读者,把阅读服务延伸到手机上。而更长远来说,将来就是万物互联、万物智能的时代。世界各地的图书馆都可以连接在一起,通过智能技术相互分享,就像共享单车一样,任何人都可以轻松知道某一本文献在什么地方、可以通过什么方式获取。此外,通过万物计算,对读者的阅读行为、阅读方式、阅读倾向、阅读热点难点或盲点进行分析,深入挖掘,进而有针对性地进行更好的个性化服务。

数字化,为保护传统提供新路径

在数字化的冲击下,当代图书馆应该为保留优秀传统文化做出哪些坚守和努力?王世伟强调,图书馆最重要的职能还是文献传承、历史传承、文化传承。像上海图书馆,收藏众多古籍善本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保存众多家谱是对家族文化的传承,珍藏众多城市老照片则是对城市历史

的传承。

又如墨西哥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做得非常用心,修复的方法、路径,整个过程都会完整记录留存。而在日本国会国立图书馆,每次取出古籍,都会精心保护,比如此时外面是36℃的高温,古籍从15℃左右的环境中取出,会先到20-25℃的环境中过渡一下。

王世伟认为,数字技术并不是对传统的威胁,而是改变了保护的方式。上世纪90年代末,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就提出了“数字敦煌”的概念,将洞窟、壁画、彩塑及与敦煌相关的文物加工成高智能数字图像,汇集成电子档案,以利永久保存、永续利用。

王世伟依稀记得在十几年前,他在法国图书馆就可以通过电脑来欣赏越剧、评弹。“那里不仅有中国的传统文化,亚洲、非洲等很多国家的文化都收罗其中,让我非常惊讶。所以说不管信息文明发展到什么程度,历史文化的传承都不会改变。”

【文化观】

屏时代,我们还要图书馆吗

□本报记者 范佳 实习生 马卓仪



新加坡开在闹市区的图书馆吸引了很多读书人

【史海留痕】

在英拍卖的虎釜,或为圆明园文物

□本报记者 实习生 朱文龙 毕杨

距今约3000年的稀有西周青铜器虎釜(音釜),近日现身英国东南部肯特郡,并将于2018年4月在当地拍卖,估价人民币百万元以上。与此同时,拍卖方还公布了一封虎釜之前拥有者所写的信件,在信中,这位拥有者承认,他曾参与洗劫中国的圆明园,并抢走了不少青铜器。有专家推测,这件虎釜就是从那时流落海外的。

虎釜,是“釜”类青铜器的一种。按照拍卖行的说法,现存于世的只有七件,因而非常珍贵。

釜,也写作釜,学界对这种青铜器的样式、用途争议比较大。最早对“釜”做出解释的,是《说文解字》。这本书中提到,釜,是一种用来磨刀的器物,类似磨刀石,但是这种说法和“虎釜”的造型南辕北辙。

从拍卖行提供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虎釜”的造型更像一个茶壶。英国当地艺术史学家哈伊尼·埃利亚斯(Hajni Elias)曾对这件青铜器有详细的描述:“造型中的虎不是常见的一只,而是两只,这极富想象力而且稀有。其中一只老虎在盖子上居高临下,倒水时仿佛随时一跃而下,而另一个老虎以更加自然的姿势蹲伏在下,形成了手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史料和文物大相径庭的现象?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曾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认为这有可能是《说文解字》忽视了“釜”与“釜”的关系。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郭沫若先生在张家坡考古发掘中看到了一件带铭文的“釜”,这就是现在珍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的“伯百父釜”。这个“伯百父釜”在造型上与将要进行拍卖的“虎釜”非常相仿。而之所以将它命名为“釜”的原因,是因为上面的铭文写了“伯百父乍孟姬朕釜。”

郭沫若先生认为,这个“釜”字就是另一个字:“釜”。而它们的区别,一个是陶器,一个是青铜器。陶器就写作“釜”,青铜器就写作“釜”。《说文解字》对“釜”有着清晰的解释,即“备火长颈瓶”,也就是可用火加热的长颈瓶。

这种说法完美地解释了“釜”这种青铜器为何文献资料与文物实物不相符的问题。据此,我们可以推断,“虎釜”这件青铜器,是西周晚期用来给水加热的壶具。

这次随同虎釜问世的,还有“虎釜”之前的拥有者——英国海军上校哈利·刘易斯·埃文斯的一封信件。在这封写于1860年10月的信里,埃文斯向他的母亲详述了自己参与洗劫圆明园获得青铜器等珍贵文物的过程。

这位埃文斯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来到中国的,他于1857年占领广州,不过攻击天津大沽的时候,被中国军队击伤,但是伤情并无大碍,随后,他跟着英法联军开始进攻北京。

由于此时咸丰皇帝已经跑到了承德的避暑山庄避难,埃文斯很轻松地就进了北京城。在信中他对此事非常得意:“他们的损失极为惨重。最终一面停战的旗帜被送来,剩下的堡垒也全被要求投降。现在战争显然已经结束了。”

进入北京不多久,埃文斯就来到了圆明园,发现这里只有三百个照顾园子的仆人,还有五十个军人,不过这些人也没有进行反抗,看到埃文斯他们一来,都投降了。

此时,圆明园,这座东方艺术的瑰宝彻底暴露在这伙侵略者的面前。面对满坑满谷的珍宝,堆积如山的文物,这些侵略者彻底疯了,他们开始疯狂洗劫圆明园。

“法国人搜刮了大量值钱的战利品,包括手表、钟表、皮大衣、丝绸等。霍普·格兰特将军用上所有能找到的推车,能装多少就装多少回来。而所有这些宝贝都被现场拍卖掉,卖的钱作为奖励发给6号参战的部队,这些宝物售价高昂,最后的金额相当可观。还发现了一大笔银锭和金锭,这些钱也会被分发给军队上下。其中一部分已经被派出去了。我预计自己能分到54镑。”

在这个过程中,埃文斯也抢到了不少文物:“我成功抢到了不少青铜和珉琅花瓶,还有一些极其精致、镶帝王黄绿龙纹的瓷杯与茶碟,但是它们太脆弱易碎了,我真担心能否完好无损地它们带回家。”

有人推测,这个虎釜,就是这时候被埃文斯带回英国的。但“虎釜”具体是不是圆明园的文物,还需要专家的进一步鉴定。



虎釜



虎釜之前的拥有者英国人埃文斯